

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
的
非洲和亞洲

L. Woolf 著

栗裕蒙校 帆笑略

上海

大東書局印行

1 9 3 1

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的
非洲和亞洲

L. Woolf 著
駱笑帆譯 栗豁蒙校

上海
大東書局
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印刷
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出版

帝國主義
經濟侵略下的
非洲和亞洲

△(全一册實價三角五分)
(外埠酌加郵費)

譯校者

駱笑

上海北福建路二號

駱笑

帆蒙

發行人

沈駿

上海北福建路二號

沈駿

聲

不准翻印

印刷所

大東書局

上海福州路九十九號

大東書局

局

發行所

南京

大東書局

上海福州路九十九號

局

廣州

長沙

油頭

徐州

州

北平

梧州

哈爾濱

重慶

度

漢口

天津

重慶

度

度

分發行所

大東書局

▲外交叢書▼

近代 弱小 民族 被壓 迫史	帝國 主義 侵略 中國 政策 概要	帝國 主義 侵略 中國 痛史	日本 帝國 主義 侵略 中國 痛史	中日 比較 正條 約交 涉史	列強 在 中 國 之 勢 力	帝國 主義 侵略 中國 之 真 而 目	日本 侵略 下 之 滿 蒙	日本 蹂躪 山東 痛史	英帝 國主 義與 中國 集	不平 等條 約喪 失史	中國 土地 喪失 史
胡石 明著	胡石 明著	唐守 常著	邱培 豪著	李長 傳著	李士 剛著	胡石 明著	唐巨 川著	唐文 蘊著	張廷 瀨編	唐守 常著	唐守 常著
冊	冊	冊	冊	冊	冊	冊	冊	冊	冊	冊	冊
實價	實價	實價	實價	實價	實價	實價	實價	實價	實價	實價	實價
四角	四角	四角	四角	四角	四角	四角	四角	四角	四角	四角	四角
五分	五分	五分	五分	五分	五分	五分	五分	五分	五分	五分	五分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的非洲和亞洲目次

第一章 緒論

第二章 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的非洲

第三章 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的亞洲

第四章 原因與結果

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的非洲和亞洲

第一章

緒論

本書之目的在論歐洲諸國家對亞洲及非洲各未開發的國家之關係。我們是今日的各箇並整箇的世界運動之目擊者，此種運動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及亞非兩洲的居民生活，都會發生着深切的影響。耶穌教，封建制度，一九一四年的世界戰爭等諸大世界運動的現象，均將在本書詳論，剖露於萬人之前，尤其是在對此諸現象毫無制厥能力的當今的人類之前。此種運動之加於人類及加於世界，似乎是一種無可避免的自然勢力，和地震、時風，或冬夏的交替一樣。歷史

的定命論的觀點，雖然給許多人及許多歷史家以安慰，但是終竟是一箇錯誤。人類曾戰勝於偌大的自然勢力及長時期的和一切動物相鬭爭，其歷史之於現在，受影響於其他的勢力的，實屬甚少。人類的歷史，約自二千五百年以來，大都由人類自己決定，由人類的信仰及需要而決定。要是無一定的人去開始信仰及要求一定的事物，則耶教徒及耶教也許不會存在，更若假使無一定之他人去信仰及要求一定之他物，則早期耶教之壓迫或者不會發現；並由微弱的耶教而產生的耶教徒世界，結果從信仰與要求的勝利的一方面，壓迫別一方面的信仰與要求。封建制度之聯成歐洲諸國，既非上帝之力，亦非帝皇之意；封建制度之產生，是幾十箇地主及無數的農奴之需要而實現，這種奇大的效果命運論爲之欺蒙辯護，這箇，我們就稱爲歷史。大戰之起並不是由於凱薩（Kaiser）或別的「戰魔」，乃是

因為幾千萬的男子和女子讀了德國報、法國報、英國報，信仰了報紙上宣傳著的信仰，需要了報紙上宣傳著的需要的原故。

在歐洲人與非歐洲人，歐洲文化與非歐洲文化之間，在十九世紀中這樣深重的變更著，到現在已經建立了這箇偉大的世界運動，其影響之深，波瀾之闊，勢力之猛，與耶穌教或封建制度無異。試以一八〇〇年之世界及一九〇〇年之世界比之，將顯出重大之變異。在一八〇〇年歐洲以外的世界之特殊部分，雖亦有受歐人的侵略，但是僅極少的地方與極少的人民，受歐洲國家的統治與歐化。待至現在，整箇的世界，明的或暗的，沒有不受著歐洲人的支配。試以最切近的現世紀之變更來考察，在一百年以前，美洲大陸僅有一部分的分受著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征服，其後法國與英國亦侵入。在初，歐洲人之深入非洲者極少；即在亞洲，縱然當時英國的貿易公司已

分設於印度的各部分，荷蘭、葡萄牙、及法國等，亦以極小之佔有誇稱於世界，但歐洲國家之在亞洲，終還缺乏駐足地；在太平洋及奧洲大陸，歐洲人都還沒有深入的勢力與統治。到了現在，全部的北美洲及大部分的南美洲，均亦完全的變為歐化；在非洲，除了奇怪的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及里比尼亞 Liberia 兩地以部分的受制於歐人以外，其餘每方哩都受歐洲國家的直接統治；在亞洲，只有一箇民族，日本，算是完全脫離歐人統治的獨立國家，其餘有極大的面積受歐洲國家全部或部分的征服；所有的太平洋島嶼，不是被歐洲國家的併屬，便是它的殖民地。

所以現在是一箇世界運動，這一箇運動支持著世界的歐化。在這箇運動中有兩箇方法在動作，其第一箇就是我在前節所稱的「歐化」。這是在人類史上的一箇舊的現象。部落、種族、民族、在地面

上常常表演著退落與消亡，在殖民地的美洲、南非洲、及奧洲，人種歷史之有此種潮流，我們還是班班可考的。此種殖民可以殺戮與征服而開始，但到最後則根據其土地，依照其方法以從事其自己之事業，而產生一種新文化。在美洲、南非洲（有些地方），及太平洋、歐洲的征服者或殖民家，他不是把土人同化，就是扶植他們自己，以他們自己的文化，建設他們自己的政府，而形成新的獨立的社會。但是在亞洲及非洲，又有一箇不同的方法開始，我的目的就是要在本書中考察這一箇方法。在非洲，除了南部小小的一點地方外，無一處不被殖民，無一種族不被同化，無一人種或文化不是新長。其地方及人民均為歐洲國家所征服，受其直接之支配與統治。在亞洲，乃是我所將要示明的，其運動之採取，有不同的兩種形式：在印度及部分的中國與中國的邊界地方，歐洲國家勢力之所及，

與印度一樣，亦直接的受歐洲之支配與佔領；但在中國本部，波斯，及土耳其，歐洲國家僅有間接之勢力，並不領有其土地及人口的完全之指導，對於歐洲諸國只有間接的居民之經濟利益。

這一箇作於菲亞兩洲的雙疊的方法，就是我在後面所要考察並研究的，並且對這兩箇方法的形式，必須還要分開來討論，不過在此地只將其一般的特性略加以研究。我們所要研究的這種現象，誠然是在菲亞兩洲中歐洲人對非歐洲人，歐洲國家對兩大陸的政府與人民的政策之結晶。這一種政策，我們是可以看得見的，已經結果著非洲全部及幾乎全部的亞洲，均直接間接的受制於歐洲諸國。對我們最重要的問題是，什麼是這箇政策的動機、目的、和結果；以什麼動機而使歐洲人及歐洲國家，要去使這遠離著的土地和人民，在他們的統治下來支配；當他們既經建立了這箇政策之後，他們管理

的結果與目的如何。現在我們知道人民，民族，及國家之有此種動機，並不是一箇簡單的原因，而且假使要在這一箇非洲的分割，印度的征服，中國的開發的複雜現象中，尋求一箇孤獨簡單的原因，就會發生著可笑的謬誤的。不過在全箇偉大的歷史事件及運動中，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中，也常常以一箇特殊的原因，獨立超出於一切，似乎是這變更之後的真正原動力。這就是最近五十年歐洲政策在非亞兩洲之真確的現象，其政策在非亞兩大陸已經深刻地結果著勢力之入於歐洲帝國，或為帝國的佔有，或勢力範圍的劃定，或開發地的分佔。這許不是偶然的，歐洲人不致無一定的信仰和要求。由這些信仰和要求，於是在非亞兩洲產生歐洲的帝國主義，此種信仰和要求，可以分為四種，即道德、情感、軍隊、及經濟；我們必須簡略地來研究，每種之什麼部分，而會形成歐洲國家的帝國主義政

策。

帝國主義的道德性及責任的概念，歐洲人統治亞洲及非洲，及奪取他們的土地，在道德的觀念上，都是公正而且必須的，這是帝國主義者的著作中或言詞中常常可以見到的。這種主義可以總括一句話來表示，就是這是「白人的責任」。一依照這種歷史的及政治的見地，白人無論在心或腦，及他的政治的及社會的組織中，他的道德，他的宗教，都是表示著超出其他各種種族的一箇優越的種族；他實在是一箇最好的上帝之選民。好像二千年前的凱南 Canaan，及今日之亞洲與非洲，都是世界的多餘，而是選民應當去征服的第一箇責任，好像是專為這些優越文化的祝福一樣。假使這些劣下的種族要是頑固地否認他們的地位，並且為他們自己去祝福了，那末不幸地，他們就必須的去征服，直殺到他們承認上帝的及征服者的法律

爲止。這種道德觀念之廣泛地入於帝國主義及其政策，那是無疑的；不過我們一定要明確地去了解，它們到底參入於什麼地方。在十九世紀的道德觀念從沒有帝國主義侵略的動機或動力。沒有一箇歐洲國家想在非洲或亞洲獲得其土地與人民的統治，或者要菲亞兩洲的人民爲歐洲統治而祝福。要舉出一箇簡單的例來引證當時征服或佔領的動機是好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當土地獲得了，或在獲得之先，無論在軍事上，經濟上，或在情感上（威迫），爲發展而辯護的，那是常常有的。歐洲國家常常不是（一）懲罰幾箇未被歐化（軍隊的遠征）的地方，就是（二）保護已經征服並且佔有的，而以未開化的及未征服的鄰邦（軍事的懲罰）之惡例爲例，或者（三）加以保護的傷害而使其憔悴（情感的威迫），或者（四）以保護爲名，爲其國家的目的而吸收其經濟的利益。果然，這是很顯然的事實

，到十九世紀之末，帝國主義者的佔領是諸帝國爲求人民幸福等的辯論。已經停止。雖然道德的辯論與觀念，繼續地形成包圍着帝國主義的光輝，但是假使這不是一箇久長的辯論，說歐洲之征服或支配菲亞兩洲是爲求兩洲之幸福，或者傳布他們的文化，耶教、法律、及秩序等的福音，那末支配者人民的幸福，始終還要常常的用這一箇辯護來反對曾被征服者的收回，或者已經佔領的放棄。因此法國之取達尼司 Tunis，英國之佔埃及或烏干達 Uganda，到現在沒有一箇人會虛僞地說，這是愛人主義的動機；反之，埃及人及達尼司人的幸福，這樣的妨害著英國和法國，使他們不能完全的允許去放棄埃及和達尼司；並且當羅加爾（Lugard）爲英國合股公司。而佔領烏干達的時候，最顯著的反對放棄的辯護，是因爲要是放棄了，會引起對烏干達人民，對耶教，及對英國的貿易，一箇無可藥救的損

害。因此；帝國主義與道德觀念間的聯合，就顯現了這箇：歐洲人之獲得他們的統治，完全是出於自私的動機；他們，或者是許多的他們，相信他們對統治的保留與維持，是出於愛人主義的動機。白人的荷負成爲唯一的責任，他們毫不注意的填滿他們的私囊，他們把這一件事放在他們自己的肩上去。

情感及情感性常常作用於帝國主義。它極浪漫的使征服與戰爭發展，準備著它們深遠的進行，而給我們對它們許多稀少的實際經驗。實在，土地之被現代帝國佔有的第一階段，常常是由幾箇浪漫的探險家或由情感使動的軍隊的私感的冒險，他們並不能尋到現代歐洲所尋求的工業化的市城（指一九一四年以前而言），而只能滿足他們游浪、殺戮，及征伐於文化落後的菲亞兩洲之居民的欲望。但是這也許要誤解，以爲情感使動的探險家的觀念，是最近一百年來

歐洲諸國的帝國主義發展的原因之決定。冒險的情感在有些殖民的管理者或軍士也許有之，尤其在印度，其最後之目的在求便宜，其起點爲使政策之發展，但是沒有一箇國家或政治家，宣告一箇政策或承認一種責任，預備在非洲及亞洲找著一塊統治的土地，爲毫無根據的浪漫的目的的活動。由情感使動的帝國政策，曾發生極大的影響。在法國、英國、德國，及意大利的各政治家之負責的和負責的言論，及歷史家和輿論家的著作，都表示極廣汎而堅決的信仰，帝國在歐洲以外之佔有與護屬的獲得與保持，都反映著歐洲國家的無上之光榮。

依照這一哲學，國家的威權與對外之征服與否發生著重大的影響。實則歐洲民族之光榮，並不單因佔領歐洲以外之土地而增加；反之正因自己的土地之被他民族佔領而減落。法國首相對此主義因英